

# “真无知”还是“假忏悔”

## ——广东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内幕交易案庭审记

### 纵横官商两界的“市长家族”

上午9时10分许,李启红等10名被告人依次走进广州中院刑事第二法庭。李启红头发花白,面容略显憔悴,但回答问题的声音仍然干脆、响亮。与她一起站在被告席上的,还有3名家族成员,分别是其丈夫林永安、弟媳林小雁和弟弟李启明。

由于被告人较多,出庭辩护的律师多达16名,让辩护人显得比较拥挤。据公诉人指控,李启红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林小雁、林永安涉嫌内幕交易罪,李启明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案发前的李启红,是一名“明星”市长。1954年,她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市石岐镇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从一名普通的藤草工艺社工人走上基层领导岗位,逐步担任中山市妇联主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要职,于2007年出任中山市委副书记、市长,2009年获选“中国十大品牌市长”。

李启红家族人员占该被告人数将近一半,引人关注。而在李启红为一市之长的中山,其家族成员的身影更是活跃于政商两界。公开的资料显示,李启红的丈夫林永安身兼数职,是中山市西区今科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中山市今科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中山市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还是中山市第九届人大代表,中山市高尔夫球协会常务副会长。李启红的弟弟李启明是中山市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



←位于广东省中山市中道的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案发前的李启红(2010年1月24日摄)。新华社记者卢汉欣摄

在被诉的内幕交易案中,一个以李启红为核心,其家族成员紧密配合的“家族式”腐败路线图十分清晰。在获取中山市公用集团重组资产重组的内幕消息后,李启红家族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便筹集资金677万元用于买卖股票,可见其财力雄厚。

### 泄露内幕信息 竟为“感谢市长”?

在庭审中,李启红家族成员及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谭庆中的陈述,向世人还原了这起内幕交易案的全过程和细节。据公诉机关指控,2006年底,中山公用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筹备集团公司整体上市,2007年6月11日,公司董事长谭庆中向当时的中山市委领导汇报了该计划并获得同意。

李启红在法庭上说:“当时的市委书记找到我,要求我陪谭庆中到北京向中国证监会汇报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方案,在此期间,谭庆中向我建议买点公用科技的股票,因为资产重组之后股票可能会涨。”

对于提供“建议”的行为,谭庆中在法庭上表示,目的是感谢李启红推动公用科技重组,“她说让我和她丈夫林永安联系”。

对此,李启红从一开始的不表态,发展到后来的主动“指导”其亲属炒股。李启红

说:“2007年6月下旬,我把弟媳林小雁找到家里,请她帮忙操作炒股。我在家里给了她20万元现金,告诉她剩下的钱找她丈夫拿。”

在之后的内幕交易中,娴熟证券操作规则的谭庆中为李启红家族逃避监管提供了全程的“服务”,包括购买股票的最高数额,不要使用个人账户等。谭庆中说:“2007年底或2008年初,李启红又让我跟林小雁商量买股票的事,他们让我看一下买股票的进程有没有漏洞、瑕疵,我找到一位上海的律师帮忙,建议他们以借的名义用他人账户炒股,避免巨额资金流动引起监管部门注意,李启红表示赞成。”

林小雁说,在实际操作中,她从林永安的存款账户转出236.5万元,从李启明的存款账户转出人民币350万元,并拿出自有资金,共筹集人民币677万元,之后林小雁借用其弟林永安和弟弟李启明的名义办理了证券交易开户手续,分别转入林永安账户人民币400万元,“借给”刘赞雄人民币277万元,指使朋友关某负责买卖“公用科技”股票。

据检察机关指控,2007年6月29日至7月3日,上述账户在“公用科技”股票停牌前累积买入“公用科技”股票89.68万股,卖出后账面收益达人民币1983万多元。

### 迟到的忏悔泪

庭审中令人吃惊的是,李启红竟然表示对内幕交易带来的巨额收益“不知情”。她

说:“我不知道账面收益有多少,林小雁找过我收钱的事,我说我没时间谈这个问题,等我退休后再说吧。”后在法官的反复追问下,李启红承认知道股票赚了钱。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李启红表示自己不知道内幕交易是违法行为。李启红说:“我对证券法完全不懂,纪委‘双规’时我还以为自己只是违纪,不知道要负刑事责任,知道后脑袋像要炸开一样,后来纪委给了我一本《证券法》。”

李启红说:“谭庆中当时对我说,买股票作为投资是没问题的,就怕媒体炒作影响你政治前途。我一听就信了谭庆中。”

面对法律的审判,李启红在庭审中忏悔落泪。她哭着说:“我确实犯了罪,我对自己的错误感到很痛心,这是我50多年人生最惨痛的教训,我辜负了党的培养,人民的信任,家的期望,我就快成阶下囚了,感到很后悔。”

通过李启红内幕交易案我们可以发现,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腐败官员中,市场经济的观念已经深入头脑,并被运用到腐败手法之中。这些腐败官员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权钱交易,而是在通过各种方式积累资本后,利用手中权力谋取投资机会,进行更为隐蔽的资本运作,追求利益最大化。

林小雁在法庭上说,股票获得的非法收益中,有1000万元被李启明投入其生意,有790万元购买了保险公司的理财产品,还有一部分购买了工商银行股票。

近期发生的部分案件显示,腐败官员正成为内幕交易案件的新主体。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建明教授说,随着政府官员市场意识的增强,他们也希望通过手中权力融入资本市场,像生意人一样“钱生钱、利滚利”,与早期一手办事一手交钱的贿赂方式相比,当前官员腐败的手段越来越隐蔽。

新华社记者 毛一竹 孔博 (新华社广州4月6日电)

## 《中国青年报》特稿●英雄王成的故事

今年春节,辽宁省锦州市大岭村的蒋庆泉老汉接到北京老战友洪炉的电话,对方告诉他,“美国要再拍一部《英雄儿女》,想请你去开开仪式现场。”

蒋老汉爽快地答应了邀约,甚至开始筹划,让正在上高中的孙女教自己几句“简单的英文”。

但家里人有点担心这个83岁老人的健康。去年底,一个电视编导专门带来一张电影《英雄儿女》的光碟给老人播放。片子刚放了几分钟,蒋老汉便开始不停地发抖,随后大喊着“不看,不能看”,冲出了屋子。

在场的孙女惊慌失措地跑出去追爷爷。她不知道,为什么黑白电影中的那个叫王成的年轻战士出现的时候,爷爷会如此激动。

事实上,即便是这个家庭中对“王成”耳熟能详的那些成员,也直到最近几年才知道老人隐藏半个多世纪的往事——抗美援朝战争中最著名的英雄形象,王成,其最初的原型是在朝鲜战场第一个喊出“向我开炮”的步兵战士蒋庆泉。

### 父亲与王成

天刚蒙蒙亮,蒋庆泉就从住了20年的老房子里推出一辆满是铁锈的“倒骑驴”式三轮车,将几百双老伴儿缝制的鞋垫一点一点塞进几个黄色的纸箱,再用麻绳将几块木板绑在三轮车上,勒紧,然后招呼老伴儿坐上准备出发。

为挣钱补贴家用,一周三天的集市,他一天也不敢落下。1块钱一双的鞋垫,卖几十双的时候有,卖一两双的时候也有。家离集市只有二里地,却是坡度很大的下坡路,赶上下雪天,车翻过好几次。回家的时候,蒋庆泉一个人蹬不上去,老伴儿就下车和他一起推。路不远,却要推上半个小时。

蒋庆泉83岁了,这样的日子,他已经过了11年。

如果不是因为亲戚偶然间看到的一个电视节目,或许永远都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个生活在辽西偏僻村庄里的老人。

那是2004年的一天,蒋庆泉的儿子蒋利接到舅舅冯自元的电话。冯自元说,看到一个叫《电影传奇》的电视节目,里面的一位老嘉宾说《英雄儿女》中喊“向我开炮”的那个王成是有原型的,名叫蒋庆泉。

挂了舅舅的电话,蒋利当晚就赶回锦州,向父亲提出了这个疑问。

“喊了又怎么样,他们没有开炮啊!”蒋庆泉沉默许久,说出了这样一句让蒋利觉得“没头没尾”的话。随后,老汉开始浑身发抖,却再不发一言。

蒋利没有继续追问,但已确定父亲身上一定有着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回家后,抱着试一试的心理,他将“蒋庆泉”三个字输入搜索引擎。

这个沉默的老汉在网上并非默默无闻。以寻找蒋庆泉为主题的文章竟然有好几篇,累计达数万字,题目包括《关于王成原型》、《“向我开炮”》、《一铁闸》、《呼唤“王成”:你在那里?——“向我开炮”英雄故事后面的故事》等。

这些文章明确指出,23军步兵战士蒋庆泉在石砚洞北山阵地上喊出了“向我开炮”。文章的作者是同一个人,一位叫做洪炉的老作家,他曾经是23军《战地报》的一名记者。

蒋利随后又在网上搜到了舅舅所说的那一期《电影传奇》,节目中提到父亲的老嘉宾竟然是洪炉。

### 州长与小兵

两年前,洪炉在北京的家中接待了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聊天中,朋友无意间提到的一个故事触动了老人多年来的一个心结。

朋友说,他认识美国内华达州前州长迈克·奥卡拉汉。这位州长是一位残疾人,只有一条腿。州长告诉他,残疾是在朝鲜战场上落下的。

奥卡拉汉回忆,1953年在三八线附近,他带领100多个美国士兵攻上了中国军队的阵地,发现只有一个小兵还活着,也

没有武器。“按照战争的游戏规则”,奥卡拉汉让大家不要打死他。围拢到跟前时,他却发现这个中国士兵拿着步枪在喊。美军不知道他在喊什么,结果喊着喊着,炮弹来了,这个中国兵和几乎全部美国兵被炸死在阵地上。

最终只有3个美国人幸存下来,奥卡拉汉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经对中国人很愤怒,觉得对方不遵守战争规则,“我们不打死你,你却调来炮火把我们都打死”。

“这不就是《英雄儿女》的现实版吗?”朋友随口开起了玩笑。

朋友没有发现,此时洪炉的双肩开始微微颤抖,他也并不知道,这一幕画面已经在对面老人的心中演过无数次。

1953年4月的石砚洞北山战场,一场惨烈的攻坚战结束后,22岁的年轻记者洪炉听说志愿军中有一名叫做蒋庆泉的步兵战士,在坚守阵地的过程中,面对几乎攻到面前的敌人,曾在暗堡中向指挥所大声呼叫“向我开炮”。

他很快找到了当时在指挥所与蒋庆泉直接通话的两名战士进行采访,并完成了一篇战地通讯。

然而就在部队准备为蒋庆泉报功,并向军内外宣传其英雄行为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在与“联合国军”在板门店协议交换战俘时,我军被俘人员名单中出现了蒋庆泉的名字。

按照规定,凡被俘者不予宣传,洪炉的



蒋庆泉在自家房前

这篇通讯也被压下不能发表。

“整个步兵连都知道蒋庆泉的故事啊,大家觉得他可怜,被俘了什么都没了。”洪炉一边说着,一边从抽屉里取出一本纸张已经泛黄的笔记本,翻到其中的一页手稿。这页手稿写于1953年5月18日,题目是《顽强的声音——记步兵战士蒋庆泉》。

如今80岁的洪炉说,过去的许多年里,每当翻到这份手稿,便会想起那位未曾谋面的“故人”。

1953年7月,在另一场战役中,通信连的步兵战士于树昌同样喊出了“向我开炮”,并在战斗中牺牲。洪炉将两位战士的相近事迹融合在一起,写出了《向我开炮》一文。

后来,这篇报道被《英雄儿女》的编剧毛烽和导演武兆堤发现,又结合了英雄杨根思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情节,塑造出了经典的人物形象王成。

在那次与朋友的交谈中,经过时间和地点上的核实,洪炉发现美国州长口中“调来炮火”的小兵,竟然就是在蒋庆泉之后也喊出“向我开炮”的于树昌。

于树昌已经牺牲在战场上并成为战斗英雄,那个因被俘而被禁止宣传的蒋庆泉,如今身在何方呢?

### 真假王成

从1964年《英雄儿女》在全国放映开始,洪炉便尝试着寻找蒋庆泉。但23军在后来的裁军中调整到了其他部队,并没有保留这些战士的资料。

“为他抱不平,他是活着的‘王成’,却因为被俘而被剥夺了所有的东西。”洪炉这样解释自己寻找蒋庆泉的动机。

他曾找到过民政部门的负责人,希望



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剧照和蒋庆泉的复员证

# 谁来定义英雄



蒋庆泉(右)、洪炉(中)和陆洪坤

对方帮助寻找这位“或许尚在人间”的战士,结果负责人告诉他,“电影中的王成已经死了,怎么还能让他活过来?”

更让洪炉觉得“特别难受”的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至少有5个不同的“王成”原型站了出来,并纷纷召开专题座谈会,接受各大报刊的“典型人物”采访。

这些典型的制造路经大多相似:《英雄儿女》改编自巴金的小说《团圆》,而巴金曾下到部队中体验生活,因此便出现了一些“对号入座”的“英雄”。

事实上,在巴金的《团圆》里,王成只是一个过场式的人物,对其战斗画面的交待只有“王成没能回来,他勇敢地往山头牺牲了”这一句。

1994年,《英雄儿女》的编剧毛烽专门给洪炉写信,表示自己在塑造“王成”的过程中,曾经“整整一个礼拜没有动笔写成一个字”,直到和导演武兆堤看到《向我开炮》的故事时,才决定塑造这样一个英雄形象。

“我始终相信,真正的历史总有一天会浮出水面。”洪炉说。

从1990年代初开始,洪炉在《解放军报》、《中国文化报》、《北京晚报》等多家媒体上发表了关于“寻找王成”的文章。

2000年4月,在那篇《呼唤“王成”:你在那里?》中,他首次提到了曾在指挥所与蒋庆泉直接通话的谷德泰和陆洪坤两人的名字,并希望找到两位老兵,还原那段被淹没的历史记忆。

近10年的时间过去,蒋庆泉仍然音讯全无。洪炉几乎要放弃了。

### 向你开炮的人找你来了

蒋利也几乎要放弃了。在《呼唤“王成”:你在那里?》这篇网帖下留言后,整整4年,他没有收到任何回信。

直到2008年9月,他接到一个来自江苏的长途电话。电话是陆洪坤打来的。当时正值暑假,陆洪坤同样没有忘记那个当年住在同一间屋的老战友。2006年,江苏宜兴官林镇文化馆搞志愿军老兵聚会,他便提出了寻找蒋庆泉的想法。但一说到蒋庆泉后来成为战俘的事情,在座的老兵们便不再接话,“一个都不讲了”。

通过蒋利,陆洪坤获得了蒋庆泉家的

电话。电话打去,当听到老战友的声音时,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向你开炮的人找你来了!”

国庆期间,父子俩坐了20多个小时的硬座火车赶到宜兴。在陆家,蒋利终于得到父亲亲口讲出了那段在心中深埋了50多年的历史。

那是1953年的朝鲜战场,在狭窄的三八线两侧,密集部署着双方200多万人的大军。每一块阵地都被反复争夺,“人肉堆成山”,战士们没有时间修筑工事,就把尸体堆成坎,趴在上面打仗、进食、喝水。

4月18日,敌人则越来越近。陆洪坤至今仍记得当年步话机中蒋庆泉的嘶吼声,“最后他不喊了,就喊向我碉堡顶上开炮。我问他那你怎么办,他说你别说废话,废话,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蒋庆泉回忆,当时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能当俘虏”。后来,一枚瓦斯弹打入碉堡,他晕了过去。

蒋庆泉睁开双眼的时候,正躺在一辆卡车里——被俘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朝鲜战争结束后,6000多名志愿军回国战俘被送到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

在管理处的一年时间里,他与另外15名战士分在一个班。在他的印象中,每天的生活就是“认罪和检讨”,“不立功,只讲过”。

16名战士仍然穿着军装,用着印有“抗美援朝”的陶瓷缸喝水,却不再被认为是“抗美”的俘虏。负责教育审查归俘的干部有这样的论断:“人民军队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被俘就

得,他当时这样回应对方。

和其他坚持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一样,他随即也遭到了对方要在他胳膊上刺下“反苏反共”以履行令其就范的威胁。

“要想刺可以,取刀去,这两臂你砍去,你随便刺。你这是断了我回家的路,要硬给我刺,我宁可把舌头咬断了!”回忆到这里,老汉挺直了腰板。

字最终没有刺成,他随即被剥夺了所有优待条件,送往釜山战俘营。在战俘营中,他用发来的药向韩国伙夫换来铅笔头,在纸上写下“我要回家”,还组织战俘营的志愿军们一起唱歌,唱《团结就是力量》。

1953年8月的一天,蒋庆泉和部分坚持回国的战友,突然被带出战俘营,押上了一艘登陆舰,被关进了铁笼。他们一度以为自己要被处决。

实际上,朝鲜战争已经宣告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

蒋庆泉回忆,在交换战俘的现场,大伙“炸了锅一样地哭”,祖国的同志过来了,递给每个战士一盒大中华烟。他把身上的囚衣和鞋子都脱下来,狠狠地扔到了地上。

他觉得,回国了,要把所有耻辱的印记都扔掉。然而他最终发现,有些印记是永远扔不掉的。如今蒋庆泉的桌子上,常年摆放的一本书叫《荣辱悲歌——一名志愿军女俘的坎坷人生》。

### 让我重活一回人

洪炉决定帮助蒋庆泉解开心结。他曾经和几个志愿军老兵去过一次美国首都华盛顿,发现在城市的中轴线上,林肯纪念碑的西侧立着韩战的纪念碑,东侧则是越战的纪念碑,纪念碑上刻有所有战死士兵的名字。这让他感动不已,“对于失败的纪念,是对战士生命价值的尊重”。

“战或许是错,但败不是错。战争或许有错,但战士没有错。”洪炉说。

离开蒋家半个月后,洪炉把蒋庆泉请到了北京。这是蒋庆泉第一次参加志愿军老兵的纪念聚会。

在那次聚会上,有这样一幕场景令洪炉感动不已。当主持人在台上讲出蒋庆泉的故事时,台下坐着一位志愿军某团的老政治部主任。这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执意要起身上台,身旁的两位助手阻拦,结果90多岁的老将军说:“就是死,我也要上去。”

吃过两片药后,老将军被搀扶上台。他颤巍巍地握住蒋庆泉的手,然后把自己胸前印有“和平万岁”的纪念章摘下来,交到了蒋庆泉手中。

“你是真的英雄!”老将军说。“谢谢首长!”蒋庆泉敬了个军礼大声说道。

“这一天不晚,不晚。”每当提起这一幕,蒋庆泉的声音便开始颤抖,“让我重活一回人,真正在人前当个实实在在的‘光明磊落的人’。”

从2010年开始,由于洪炉和陆洪坤这两位当年的亲历者站出来为蒋庆泉“王成的英雄事迹”作证,多家媒体都跟踪报道了此事。慰问电话纷纷从全国各地打来,最远的甚至包括旅美的华侨。

但蒋庆泉的生活依然平静,他仍然要和老伴儿推着三轮车去集上卖鞋垫,仍然推着1块钱一包的大丰收牌香烟,仍然要照料院内种下的小葱和韭菜。

不过于子女说,一些微妙的变化正在父亲身上悄悄地发生。

洪炉曾跟蒋庆泉讲起过关于美国州长的故事。他告诉蒋庆泉,奥卡拉汉州长在看过《英雄儿女》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进而觉得,双方的立场和价值观不同,“那个中国兵只是坚持了他的价值观”。

后来,奥卡拉汉一家都成了促进中美友好的积极分子。他也在筹划,想以自己的经历拍摄一部美国版的《英雄儿女》。前几年美国奥卡拉汉因病辞世,去世的时候还特意交待家人,一定要完成这部影片。

最新的消息是,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将在联合国大厦前开拍,那里有一座给枪管打上结的反战雕塑。筹备组的工作人员专门托洪炉转告蒋庆泉,“这将是第一部了历史和人性而拍摄的反战电影”。